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1、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国不会成为西方，西方须为之改变

12 月 12 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其网站发表国际事务分析师斯坦·格兰特（Stan Grant）的文章《中国的崛起揭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神话（myth）”》。文章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说法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不是一种国际秩序，也并不“自由（liberal）”。这个短语本身是现代人们的杜撰，其假定了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至高无上和普适性，其意味着：要么跟上西方的体制，要么被湮没在历史的河流中。但世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没有得到普遍接受。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揭露出美国的主导地位并不像一些神话所描绘的那样伟大。作者指出，中国并没有变得像西方那样，它变得更富有、更强大，也更与西方格格不入，但是它并没有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随着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所谓的全球秩序需要彻底改革。

https://amp.abc.net.au/article/12974390

2、《国家利益》网站刊文分析拜登对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

12 月 19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撰写的文章《乔·拜登真的能同中国和朝鲜接触吗？》。作者指出，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由于特朗普政府推翻了对华接触路线、采取强硬的“对等”策略，拜登恢复传统的接触和谈判将被中国视为“退缩”。因此，拜登应延续部分强硬政策，在安全问题上用行动证明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承诺，支持盟友、捍卫美国信誉；在国内安全上打压中国渗透；同时向中国施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履约压力，同盟友开展 5G 合作，并抵御中国的全球宣传攻势。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留给拜登的选择有限。特朗普直接与金正恩接触的高风险高回报战略实际收效甚微，拜登可能恢复传统谈判政策，但不应抱有在不改换朝鲜政权前提下推行无核化的幻想。拜登应与日韩两国协调行动，同时准备好可行的应对朝鲜侵略的对策，避免地区动荡。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joe-biden-really-engage-china-and-north-korea-174673

3、RUSI：美国重获领导力需要拜登政府做出正确选择

10 月 18 日，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研究所（RUSI）发表由高级研究员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撰写的简报《重掌主动权：美国可以再次领导吗？》。文章认为，美国重拾领导权需要做出许多战略性选择：美国需要重新定义利益范围，是仅关注自身和核心盟国伙伴，还是扩大到全球范围

涵盖甚至非洲、北极等地？应该如何判断未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进一步投资军力还是将财政投入侧重全民医疗、环境和教育？拜登政府还需要思考应该采用软实力、硬实力还是巧实力来领导国际事务？拜登政府想要修复盟友关系，但如何权衡与盟友协作和需要付出的相应成本？如何决定是否继续促进开放的国际秩序，其中关键为弄清中国的计划和意图；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选择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传播美国的自由价值，仅仅是树立榜样姿态，还是躬身反制那些专制国家？疫情危机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明显缺失，美国要重建领导需要先修复国内的民主的国内基础。在这些问题上作出选择，需要一个严谨的战略。虽然“美国衰落”一直是学界辩论的主题，但如今可能是美国重塑有利于西方繁荣和平国际秩序的最后机会。

https://rusi.org/publication/rusi-newsbrief/regaining-initiative-can-us-lead-again

4、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美国的强制性经济政策

12 月 17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伊丽莎白·罗森博格（Elizabeth Rosenberg）等人合著文章《美国对强制性经济政策的使用》。文章认为，过去十年，美国强制性经济政策工具（包括关税、制裁、贸易控制和投资限制）呈爆炸式增长，不仅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还对俄罗斯展开新型金融限制。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还引进了新工具，包括新型出口控制、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禁止使用外国应用程序，以及

其他进口限制。过去强制性经济工具为一系列政策目标服务，主要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敌方的军事侵略、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大规模暴行与镇压以及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如今美国已经开始利用制裁来打击更大范围的目标，包括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盗窃，甚至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开始利用日益增多的非强制性经济制裁措施来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特别是针对中国竞争的政治目标。例如限制中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发展。下届政府需要明确目标，衡量这些工具的收益成本，并至少应当花费同样精力专注国内经济振兴，发展积极的国际金融激励措施和贸易政策。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americas-use-of-coercive-economic-statecraft

5、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分析拜登政府经济政策

12 月 18 日，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布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波希金(Michael J. Boskin)撰写的文章《拜登当选总统对美国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作者指出，拜登最终能否落实经济倡议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参议院选举结果、能否从过往成功和失败执政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及美国经济能否抵御疫情对增长的冲击。若民主党赢得参院多数，则拜登政府将提高公司和高收入团体税率，并在应对疫情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开支之外，投资数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推行医保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增加

数万亿美元国债。虽然美联储目前似乎支持该计划，但最终决定仍可能改变。在经济低迷、就业不充分的环境下，扩张性支出仍有意义。作者提示，在评价经济政策效果时，不应忽视特朗普在疫情前创造的强劲增长、低失业率和低贫困率等成就。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团队中多数成员在监管、财政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偏向自由，但并不激进。若民主党未获参院多数，作者建议拜登团队效仿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国会合作，平衡预算和福利改革，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economic-policy-should-emulate-bill-clinton-by-michael-boskin-2020-12?a_la=english&a_d=5fdc788310c82218fc892873&a_m=&a_a=click&a_s=&a_p=homepage&a_li=biden-economic-policy-should-emulate-bill-clinton-by-michael-boskin-2020-12&a_pa=curated&a_ps=&a_ms=&a_r=

6、《外交政策》：拜登不应急于重返伊核协议

12 月 18 日，《外交政策》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顾问约翰·汉纳（John Hannah）的文章《拜登不应急于恢复伊核协议》。文章指出，拜登与其急于在宣誓就职后重返《伊核协议》这个有缺陷的军控协议，不如利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施压所积累的筹码，促成重新谈判，争取更好的结果，如删除“日落条款”，全面禁止铀浓缩活动或限制伊朗导弹计划等具有威胁性的非核活动等。但拜登政府坚持认为，这是“实现该地区相对稳定的最佳途径”，因为他既

没有精力在上任初期就处理伊核危机，而且美国认为现在伊朗核发展的现状已十分令人担忧。重返《伊核协议》必将面临美国国会内部和国际社会的激烈指责和实质性的风险，因为一旦伊朗可以自由地出售石油，经济崩溃压力缓解后，可能再无动机进行拜登所期望的后续谈判。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应责成情报界，联手以色列和英国，共同核实“如不取消制裁，伊朗确将大幅升级核计划”评估的可靠性。初次之外，还可以考虑在重返《伊核协议》的同时，作出类似于“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自动生效的限定，这至少可以减轻不得不仓促重返协议的代价。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18/biden-iran-nuclear-deal-jcpoa-sanctions-weapons-trump/

7、CSIS: 美国不能完全放弃中东

10 月 17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由其副主席兼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尔特曼（Jon B. Alterman）撰写的评论文章《敌人和伙伴都会在中东得到支持》。文章认为，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从中东转移至印太，中东地区的局势在短期内会呈现不稳定的迹象。此外，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会利用美国撤出中东的机遇而增强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利用该地区的能源扩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因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减弱的速度可能会比预料中更加快，甚至可能会完全消失。这些潜在的变化受到三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能源转型的前景、将对外政策重点转向欧洲及亚

洲盟友利益是否有效、美国能否通过合作帮助中东地区国家成功实现能源转型。不管是否将注意力放在中东地区，美国都应该避免由于调整该地区政策而使盟友遭受损失。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nemies%E2%80%94and-partners%E2%80%94will-get-vote-middle-east

8、大西洋理事会：美制裁土耳其，拜登仍有机会推动关系好转

12 月 17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研究员丹尼尔·弗里德（Daniel Fried）的文章《因购买俄武器制裁土耳其：美国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吗？》。12 月 14 日，美国就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一事，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局（SSB）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转让给 SSB 的任何产品或技术授予特定的美国出口许可和授权、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 SSB 提供总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贷款或信贷等（这些限制可能不会阻止土耳其的其他资金来源）。文章指出，美国在这次制裁中似乎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制裁力度足以引起土耳其的注意，但又不至于切断与作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的双边安全和武器关系。文章认为，美土关系多年来一直不稳定，但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可能有机会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政府在拜登就任前实施 CAATSA 制裁，但挑选了较轻的方式，至少给继任者留下了尝试的空间。如果拜登政府主动接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需要考虑做出对等

的努力。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sanctions-against-turkey-over-russian-arms-has-the-united-states-found-a-sweet-spot/

9、ECFR：英国不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会损害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12 月 18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由尤安·卡尔斯（Euan Carss）撰写的评论文章《英国-欧盟贸易合作如何在脱欧中生存》。文章认为，英国目前应该采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基于行业考虑的（sectoral）策略与欧盟谈判。除非英国和欧盟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前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否则它们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会带来巨大风险。贸易分歧可能对安全等领域产生连锁效应，使英国和欧盟选择与域外国家进行双边合作。因此，英国和欧盟需要基于一些战略产业的共同利益处理未来关系。例如，英国可以和德国在汽车和制药方面合作，与爱尔兰在服务业上合作。最终，英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总体状况将决定英国与特定成员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强弱。此外，脱欧并非完全意味着英国将获得与欧洲以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自主性，因为其议价能力和地位也将大大降低。美国也可能利用双边自贸协定为筹码，施加有关北爱尔兰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国际政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英国未来双边贸易协定的范围。英国都需要清楚欧盟的影响力将继续存在，不要沉溺于自己的特殊主义中，积极寻

求建立与欧盟国家互惠互利的相互依存关系。
https://ecfr.eu/article/how-uk-eu-trade-cooperation-can-survive-brexit/

10、皇研所分析大型企业在民主领域的作用

12 月 16 日，皇研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哈丽雅特·莫伊尼汉（Harriet Moynihan）所著文章《企业巨头们为了民主而伸长了脖子》。文章认为，在近期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质疑邮寄投票、拒绝承诺和平移交权力，引发了民众对选举不确定性的焦虑。在拜登胜出的几个小时内，美国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都发表声明，肯定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并表示祝贺；纽约市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致信敦促权力移交和过渡进程。此外，硅谷等大型科技平台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支持选举公正，呼吁减少对选民的压制。企业应该认识到自己在法治、负责任治理和公民自由的共享空间中的利益所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空间（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到保护）对稳定安全的商业环境至关重要。出于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企业有责任维护盈利和可持续经营环境。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公司或非政府组织合作，无论是公开还是幕后，企业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立场。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12/corporate-big-beasts-stick-their-necks-out-democracy

撰稿人：邴钰惠、聂未希、吴 迪、崔元睿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